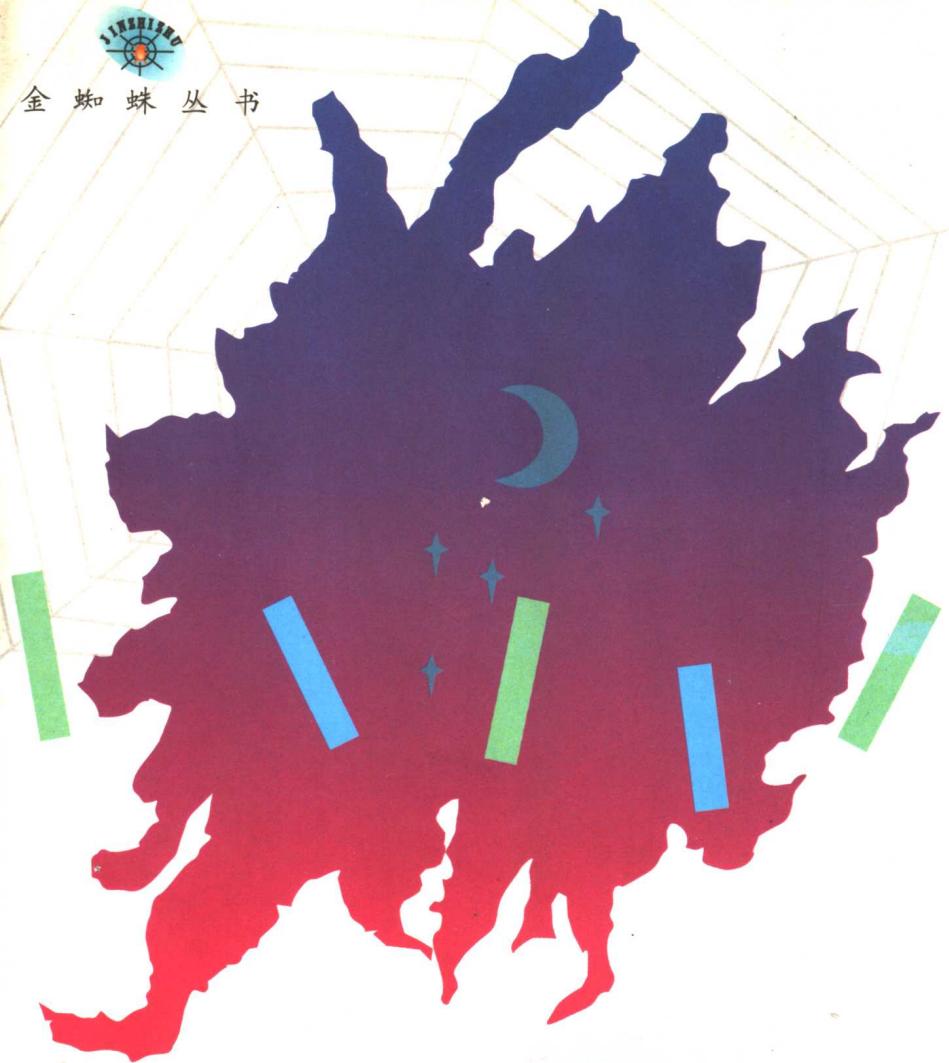




金蜘蛛丛书



於梨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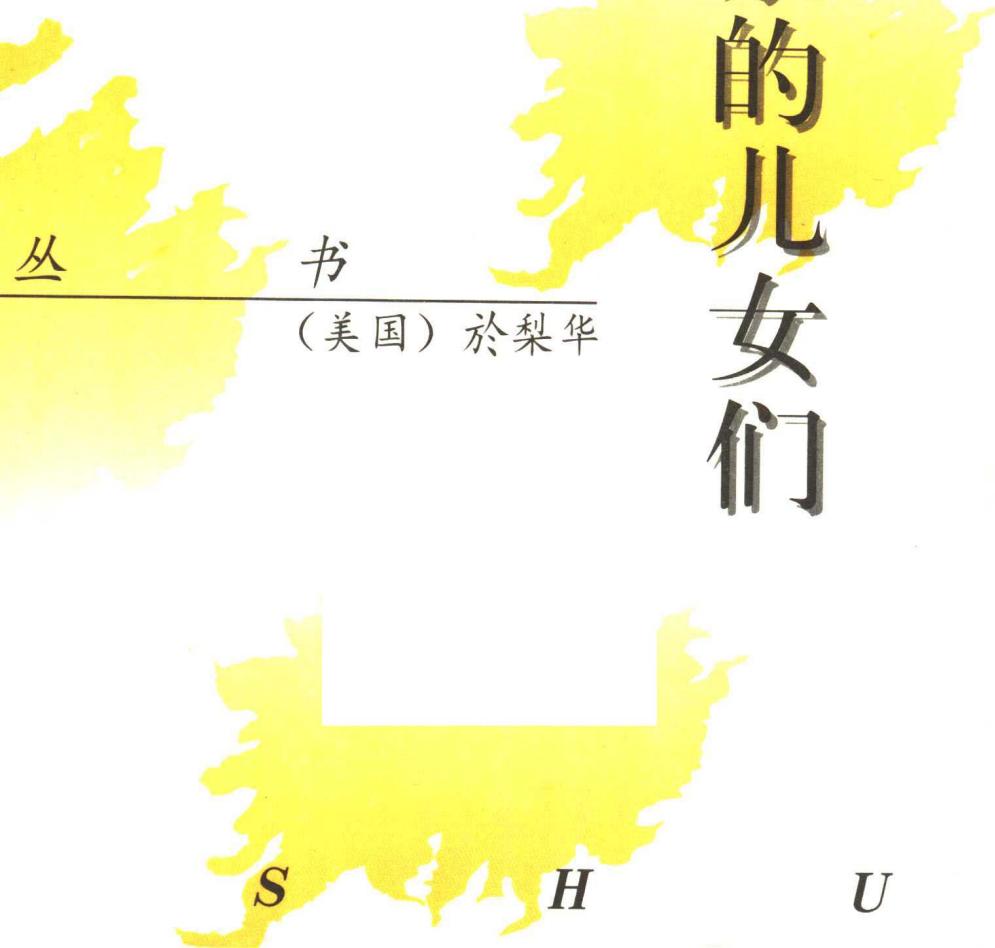
傅家的儿女们

H I Z H U



傅家的儿女们

丛 书
(美国) 于梨华



S H U

(冀)新登字 006 号

《金蜘蛛丛书》主编 戴小华

策划 徐 征 李自修

金蜘蛛丛书
傅家的儿女们
於梨华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1·75 印张 243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

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8,000 定价:14.00 元

ISBN 7-5434-2548-3/I · 232

J I N Z H I - Z H U



C O N G S H U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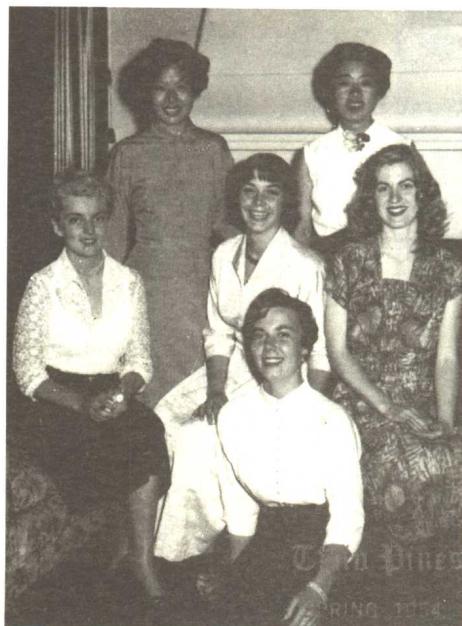
金 蜘 蛛 丛 书

於梨华

於梨华，原籍浙江镇海，1931年生于上海，1947年到台湾，毕业于台湾大学，同年赴美，获加州大学新闻硕士学位。曾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并兼任该校与北京大学、南京大学校际交换计划顾问，现专事写作。有长篇小说8册，短篇小说6册，并有大量的杂文、通讯、散文及翻译作品。



十三岁于福建南平，和大弟、二弟（1944）



1954年入加大洛杉矶分校时



王蒙、卞之琳、艾青、冯亦代、高瑛等摄于哥大翻译中心（1983）



与钱钟书先生合影



1·9·9·2年冬



与家人摄于台湾（1991）

序

戴小华

近百年来，中国历史跌宕不定，有些华人离开了母土，移居海外，在异地各自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奋斗；其中所历经的孤寂与挣扎实非等闲可以道之。

这些华人的心情与当年自我放逐、流落欧洲的屠格涅夫是相似的。然而，即使身在他乡，语言和文字却使他们与故土的根源藕断丝仍连。这使我想起屠格涅夫当年所说的一段话：“当我对我的祖国有疑惑、伤感的意念的时候，你这伟大而有力的俄国语言是我唯一的依靠和帮助。我不能相信如此的一种语言，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。”

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，她的语言和文字当然也是伟大的。

四十多年来，中国历史又生巨变，令海峡两

岸分隔。长久的隔绝，使得两岸的社会形态与生活岁月各不相同；至于聚居香港、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社会亦分别处于独特的环境中。然而，尽管世界上的华人分处各地，但基于血缘上的渊源及文化上的感情，彼此之间，仍有着一份深深的关切。而这种特殊的感情及特殊的环境，也成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最好的酵母。

于是，他们以优美的文笔，纪录了各自的闻见和感思，呈现了近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生活真貌，表达了对中华文化、中华民族的关切和希望。亦同时展示了这个时代华人的才思、文采和智慧。他们不仅用文字显示了他们独特的风貌和风格，并用文字同他们的读者建立了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。

这类华文作家既是传统的，也是现代的。一端植根于久远的传统文化，另一端则吮吸着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。

数十年来，台、港、澳及海外华文文坛名家辈出，佳作纷呈，不仅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而从事写作的女作家更是壮大繁盛，尤如绮霞丽天，已不只辉映半壁而已。

如今，河北教育出版社有志于女性文学的繁荣，决定继《红罂粟丛书》及《蓝袜子丛书》之后，推出一套台、港、澳及海外华文女作家作品系列。这个构想，如从文化的意义上说，多少也能表达出这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一些生活经历、思想感情和文学创作成就。

何况，在当今整个世界趋向现代化的过程中，文学已

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；甚至有人警示，文学这个“物种”，已面临了物竞天择、自然淘汰的境遇。河北教育出版社依然能秉持着对文学的热情，依然高举着理想的旗帜，愿意冒险斥资出版，就这点，我对该社的魄力及勇气是由衷敬佩的，故今年年初与我联系，邀我为该丛书主编，我毫不迟疑，一口允诺。然虽忝列主编，实际上，丛书中的作品全由作者自选提供。而且，我也没参与出版社的决策，只是从旁协助而已。

出版丛书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。丛书的组稿工作是今年三月才开始进行，由于时间急迫，作家又散居世界各地，联络耗时。虽尽己所能，耗费不少精力；但因受时间、版权及作品篇幅等所限，肯定不少重要的作家及优秀的作品被遗漏或被迫忍痛割爱了。因此，不无遗憾！

这套丛书，可以说，只是从满天云锦中裁取一片，从满园奇葩中撷取几朵，奉献于广大的读者之前。

丛书编辑工作伊始，大家曾一度为丛书的取名众说不一，直到四月中旬，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夜晚，我仍躺在床上苦思着。窗外，一只蜘蛛悬在屋檐下，孤独地织着网。它的工作并不顺利。一阵风雨，就将它织着的网弄破了！然而，它仍是默默地、耐心地辛勤工作着。突然，灵光一闪，我纵身一跃，低呼着：作家创作时不也是如此吗？他们几易其稿，呕心沥血，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，直到把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。至于用金色，乃是取其色泽尊贵、独特，就像作家的作品一样。

《金蜘蛛丛书》的出版只是一个引发点，但愿所有作

者、读者、出版者能学习蜘蛛织网的精神，为寻求完美而努力不懈，一同为达到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文学盛世而努力。

1995年5月13日
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寓所

前言，也是后语（自序）

《傅家的儿女们》是在一九七四年初开始写的。写以前，也像在我写其他作品时一样，构思了很久。构思期间，也就是酝酿时期，通常是我最快乐的阶段。夜里两三点，对着窗外的黑夜，坐在卅支光的日光灯前，会乐得笑出声来。一些将要被我搬上舞台的人物，拥挤在台边，一手拉幕，急不待缓地等着出场。

构思期的快乐，往往在开始动笔之后逐渐消失。好像一个旅者，在计划他的旅程时，是兴奋的，期待的，急不待缓的，等到旅程开始，是要经过不停歇的劳动才能到达一个个目的地的。体力之外，加上精力，加上注意力，再加上想象力。每个作品，对我来讲，都是一个不简易的旅程，而到达了目的地时，有时是满意的，更有时是失望

的。与原来想的，不太一样。

写《傅家的儿女们》，路途漫长不说，而且曲折。一九七五年中，写到一大半，却有个机会去大陆旅行，回来之后，一时连不上原先的生活，更不用说连上原先的写作路线了。这一放就是半年，眼看着六个月的灰尘逐渐把一叠稿纸盖得字迹模糊起来，好几次，我嫌它碍眼，想把它和几年前写好的三十万字的第二部《焰》放在一起，归入“日后处理”的档案中。

但没有。在写不出一个字来的深夜里，当我坐在书桌前，口里嚼着已无色更无香的口香糖，等待灵感的到来时，来的往往是《傅家的儿女们》中的儿女。失了生活的真正目的的如曼，失了业，也失了斗志的如杰，生活得很稳定而很无味的如俊，弃学就商的、新兴的留学生傅如豪，还有如玉，一个极有希望的未知数，以及许多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人物。起初我对他们有点陌生，逐渐地，他们常来找我，甚至久久不去。逐渐地我又开始对他们关心起来。廿多年生活在美利坚，就一直生活在像他们这样人物的圈子里。虽然我从大陆回来之后，我的关心面扩大了，但他们到底还是离我最近，是我生活圈子最里面的人物。我既然把他们搬上舞台，必须对他们有个交代，不能让他们呆立在台上，没有动作，没有语言，而幕也不拉上。

但再下笔时，笔重如山。固然我关心这些由我塑造出来的人物。但我现在更关心的，除了他们（这批由台湾到美国留学而落户的人）如何在美国挣扎，胜利或失败，失恋或春风得意之外，是他们如何在思想。换句话说，除了他们的生活面，我更关心到他们生活面内的思想面，除了

要写一个由中国大陆到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的心态之外，要寻找他们以一个中国人立场作出发点的心态。

我想把如曼写得积极点，从她绿色的小屋走出来，进入人群。我想把如杰写得勇敢点，设法开爿小店，但更应该设法投入生活。如曼和如杰是书中两个被生活击败了的人物，他们没有去追究什么使他们失败了。仅仅退缩到生活的边缘上，活着，但不是活生生地。我也想改变如俊，还有如豪。但结果都没有。既不能，又不当。因为写《傅家的儿女们》本意，是要写六十年代末期留学生中最颓废也是最现实的一群，如曼、如杰代表颓废，如俊、如豪代表现实，如玉、如华代表从兄姐身上得到教训的觉醒，如果中途改变了他们，即会与现实不符。

后半部的进行很艰难，因为在我想写的及我能写的中间有很大的距离。我能写的几乎有点不忠于目前的自己，而我想写的又会不忠于原来的读者。当然，我最后还是循着我原来的构思，因为我认为读者比我自己重要。但我还是由不得自己地把如玉、如华写得更有他们独立的意志，并且还加了一个在构思时不存在的李泰拓。

原稿是在一九七六年中完成的，距开始的日期两年半，距我去大陆参观正好一年，写完最后一个字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不但是表达一件工作完成时的轻松，更表达了向与我一起生活了两年多的傅家的儿女们告别的不舍之情。不但告别他们，也是告别他们所代表的段落，更是告别那个段落里的自己。闭幕了。我知道，下一个戏幕开时，不但不会是他们，也不会是他们类似的扮演者。

《傅家的儿女们》会在我生活中消失，却不会在我记

忆里隐去的。正是像如曼、如杰这样的人物，才使我进一步去探讨“生命是仅止于如此吗”的问题。正像如俊、如豪这样的人物，才令我问自己：固定的职业后面，发了财以后，是什么呢？正是像如玉、如华这样的姐弟，使我肯定，一个人除了要做些主观上有意义的事情之外，应该做些客观上有价值的事，更应该有好奇心去了解一个新的世界。

《傅家的儿女们》里的儿女，都有他们独特的遭遇：恋爱的成败，事业的得失。它们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。他们的故事有它们的娱乐性。我希望我的读者们读他们的故事，但更希望读者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探索一些问题。

1977年12月20纽约上州

《傅家的儿女们》(再序)

人们谈到我的作品时，总是把我圈在留学生文学的框子里。我当然不否认，大多数我的作品里的人物都生活在美利坚，因为我的大半生，就生活在美利坚，生活在美利坚的学界里；先是学生，再是学人。我接触的人物，也脱离不了学界，于是我写的，不是留学生，即是留学人。但撇开“美国”“留学生”这冠词之外，我基本上写的还是“人”：人的七情六欲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在世上的修身齐家，人在社会中为生活、为前途、为抱负、为家庭、为父母子女所做的挣扎与奋斗，所产生的喜怒哀乐。

卅年前开始写作，关心的就是上述的问题，立志的就是要用我最大的能耐把上述的问题写得达到最高的可读性，迄今为止，十八本作品，写的就是这些。卅年下来，

始终住在美国，作品里的人物，当然就是住在美国的中国人。

《傅家的儿女们》里的人物，可以在美国，或世界上其他地方。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，所产生的喜怒哀乐，是属于他们的，但也可以属于世界上别的角落别的社会中的人群。我只希望借书中的人物不仅描述他们的独特事件，更表达人的通性。

1995年3月23日纽约奥伯尼